

# 紧张罐罐

原创 冷罐儿 冷罐罐 2021-12-21 23:54

去年冬天，我的痔疮毫无预兆的忧伤起来。每次拉屎，他都会哭泣。我试着用各种膏药安慰他，但他只是不停地哭，一次更比一次凶猛。

大概是到了该分开的时候了，我想。

今天是我与痔疮分开的一周年纪念日，也是我生日，我就是一个喜欢在生日当天安排痔疮手术的人。这大概是因为我与庆典八字不合，生日宴会上朋友们总会真诚地祝福我下一年能比这一年过得更好，幸福的氛围洋溢着期待，我会因为怀疑自己会辜负这样的期待而紧张。

总之那天我选择做痔疮手术，按着一个方形的白色止痛器静待麻药过去，我即将感受人痔分离的痛彻，就像在车站与异地恋人告别。

入夜之后死寂的病房让我怀念生日宴会的温馨，我不该呆在这儿。我想起还没上小学时，奶奶家在乡下，我每周都会回去和哥哥妹妹玩，经常玩到下午不想回家。我会乞求爸妈在奶奶家住下，然后在极速降临的夜晚，面对并不熟悉的床、面对陌生的被子，感到自己与一切格格不入，继而打电话哀求爸妈把我接回家。

多年之后在北京，学电影，我时刻能感受到这种格格不入。也是在某一年的生日，深夜，我约一位同学散步，说自己最近很紧张。

“你在紧张什么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具体的对象...”

其实我这个时候想说我和别人很难产生真正的交流 —— 我是指交流完之后会彼此想念还想再来一次的那种交流 —— 经常因为感觉过分孤独而睡不着觉，但那晚上我紧张，和那位同学也没有很熟，担心这样说会显得非常矫情，最后我说：

“...感觉自己写不出什么好玩意儿。”

她说：“这很正常，就像吃饭的时候吃得都是好东西，拉出来的却是臭屎。”

大概就是从这句话开始，我的痔疮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有如此重要的责任，后来才总是因为压力过大而偷偷哭泣。

最近的一次重大紧张是在大概两个月以前，在北京下第一场雪的晚上，为了炖一锅羊肉，我在另一位同学家切一块

非常小的姜。这位同学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，而我是一个在漂亮的女孩面前就会特别紧张的人，不管她们和我是什么关系。紧张让我手滑，手指啪地开了一道口子，很深，立即哭泣起来。我想在同学注意到之前，我试图用冲水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水池很快就变红。

我瞒不过她了。

我问她要更多的纸，因为颤抖，血溅得到处都是，她花容失色。手指用卫生纸包裹之后，还是有血渗透出来，我意识到离开她家去医院打破伤风是最好的选择。

破伤风需要皮试，二十分钟后，我胳膊内侧肿起一座山丘。

医生说：“你是这个月我见过的最过敏的。”

我忐忑不安：“那现在我是不是只有两种选择？要么因破伤风而死，要么因疫苗过敏而死？”

医生显然这种智障问题早有准备：“打贵的就死不了。”

